

舊小說

丙集目錄（五代）

于闐記 高居誨

陷北記 胡燭

崑崙奴傳 馮延巳

耳目記 六則 劉氏名綱

鑒誠錄 六則 何光遠

金華子 五則 劉崇遠

錄異記 十三則 杜光庭

墉城集仙錄 三則 杜光庭

神仙感遇傳 十七則 杜光庭

釣磯立談 一則 史某

唐闕史 十二則 高彥休

唐摭言 二十三則 王定保

玉堂閒話 四十五則 范資

第九册

舊小說 九 丙集目錄

舊小說 九 丙集目錄

二

開元天寶遺事 二則 王仁裕	八七
稽神錄 三十九則 徐鉉	八八
續仙傳 七則 沈汾	一〇七
中朝故事 六則 尉遲偓	一一三

舊小說

丙集 五代

于闐記

高居誨

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會曰捻崖天子，渡曰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邪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四竅，馬蹄亦作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族，其牙帳居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磧，磧無水，掘地得溼沙，置之胸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檣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

所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葡萄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醅。其衣布帛有園圖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涇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

陷北記

胡嶠

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峽。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北此唐故關也。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嶺。嶺東西連互。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度湟水。又明日。度黑水。又二日。至湯城。湫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於此。其水泉清冷。草輒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金。大如掌。金色。燦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饑坤州。渡蔚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候。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崖。蕭翰與世宗兀欲相擊。遂及述律。后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於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技術教坊角觥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珍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

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東瓜。而味甘。又行東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於此。會部人葬太宗。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兀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器者得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秘不肯言。嶠所目見因述。律葬太宗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得罪被讎。嶠與部曲東至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十餘家。蓋契丹初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近云距契丹國東至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鬚頭。會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瓠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消冰。乃得飲。東北至轆蛄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

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驥，刳子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噪。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爲人。自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常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則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常選百里馬二十四。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句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額利烏干邪。云自此以北。龍蛇猛獸。魍魎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蠕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

崑崙奴傳

馮延巳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壁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報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閒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

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着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語。勒曰。又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孟海州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烹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椎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鬟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院香。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隣近聞然。生遂掀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尙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筍舉。鐙金鑊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羶牢。所願既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慨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既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囊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

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蓬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隲年。即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警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耳目記

劉氏名聞

李甲

唐天祐初。有李甲。本常山人。逢歲饑饉。徙家邢臺西南山谷中。樵採鬻薪。以給朝夕。曾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即寢於廟宇之間。松柏之下。須臾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威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讓升階。列坐於堂上者。十數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榻之長。即大明山神也。體貌魁梧。氣岸高邁。其西榻之首。即黃澤之神也。其狀踈而瘦。其音清而朗。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餘即不知其名。坐談論商榷幽明之事。其一曰。稟命玉皇。受符金闕。太行之面。清漳之涓。數百里間。幸爲人生。不敢逸豫怠惰也。不敢曲法而徇私也。不敢恃尊而害下也。兢兢惕惕。以承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我之所治。

今茲若是。其一曰。清冷之域。決滯之區。西聚大嶺。東漸巨浸。連陂淩澤。千里而遙。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己也。風波之起。由己也。鼓怒馳驟。人罔能制。予亦非其詔命。不敢有爲也。非其時會。不敢沿沂也。正而御之。靜而守之。遂致草木茂焉。魚鼈蕃焉。鹹鹵磊塊而滋殖。荏蒹藋鬱而發生。上天降鑒。亦幸無橫沴爾。又一曰。岑峯之地。岨嶸之都。分塊扎之一隅。總飛馳之衆。類熊羆虎豹。鳥鵲鳴。動止咸若。罔敢害民。此故予之所職耳。何假乎備言。座上僉曰。唯唯。大明之神。忽揚日。肝衛。咄嗟長歎。而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公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羣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咸問言何謂也。大明曰。余昨上朝。帝所竊問衆聖。諭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餘萬人。當是時也。若非積善累仁。忠孝純至者。莫能免焉。兼西北方有華胥遮昆二國。待茲人衆。用實彼土焉。豈此生民寡祐。當其殺戮乎。衆皆囁嚅。相視曰。非所知也。食既畢。天亦將曙。諸客各登車而去。大明之神。亦不知所在。及平旦。李甲神思恍然。有若夢中所遇。既歸。具以始末書而誌之。言於鄉里之賢者。自後三十餘載。莊皇與梁朝對壘河岸。戰陣相尋。及晉宋戎虜亂華。干戈不息。被其塗炭者。何啻乎六十萬焉。今詳李生所說。殆天意乎。非人事乎。

王中散

唐乾符之際。黃巢盜據南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善碁。羣風骨清峻。初自蒲坂歷於并。并帥鄭從諱。以相國鎮汾晉。敬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於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

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卽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人神。曲終，敬傲潸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於此也。李處士亦爲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杯。俄而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受，自由德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衆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而不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卽知古之廣陵散或傳於世矣。遂成四韻，載於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蓋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處郎中，莫又玄，祕書蕭瑀，員外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之琴，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絃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傲每戴危冠，著高屐，優遊嘯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無綿纈，日醺酣於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里。後不知所終。敬傲又能衣袖中翳紙爲蜂蝶，舉袂令飛，滿於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卽復於故所也。當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曾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睨，博學善古文，讀書萬卷，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時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陽今已久，喜雨自雲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

鍾傳

安陸郡有處士姓馬。忘其名。自云江夏人。少遊湖湘。又客於鍾陵十數年。嘗說江西鍾傳。本豫章人。少儻。以勇毅聞於鄉里。不事農業。恆好射獵。熊鹿野獸。遇之者無不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傳素能飲。是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暮方歸。去家二三里。谿谷深邃。有虎黑文青質。額毛圓白。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命。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奮。即以僕人所持白挺。山立而拒之。虎卽直搏傳。傳亦左右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踣踞。須臾復相擊。擢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卽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無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於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卽揮刀前斫虎腰。旣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羣盜四集。傳以鬪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會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

墨君和

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旣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皂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侵掠。趙之將卒疲於戰敵。告急於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於元氏。晉師敗績。趙王感燕王之德。椎牛醢酒。大犒於襄城。犒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

爲其弟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於我，遂營東園以居之。燕主自以失國，又見趙主之方幼，乃圖之。遂從下矣。上伏甲俟趙王，旦至，即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河，每被鄰寇侵漁，困於守備，賴大王武略，累挫戎鋒，獲保宗祧，實資恩力。顧惟幼懦，夙有卑誠，竄不忽忽，可伸交讓。」顧與大王同歸衙署，即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於城上，俄而大雨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介士，即挾負趙主，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既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於東園，趙人圍而殺之。明日，趙王素服哭於庭，兼令具以禮斂，仍使告於燕主。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即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略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載。趙主既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者，多云：『無陋，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耶？』」

五明道士

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許人。善陰陽歷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弘正，御下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爲部將，遣使於鄴，既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將來乘施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駭之，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謂曰：「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既覺，庭湊疑懼，卽

辭魏帥而迴。比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弘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將校共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卽世。文皇帝嗣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赦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逵入侍。因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旣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逵繼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議廢而殺之。立其弟紹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山王。卒。子鎔立。卽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於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生院。公曾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爲推之。道人曰。三十年。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尚氣。常以清儉爲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幸事已多。素無勳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無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

黃賀

唐昭宗時有黃賀者。自云鞏洛人也。因避地來。涉河遊趙。家於常山。以下筮爲業。而言吉凶必效。時趙王鎔方在幼沖。而燕軍寇北鄙。王方選將拒之。有勇士陳立。劉幹。投刺於軍門。願以五百人嘗寇。必面縛戎首。王壯而許之。翌日。二夫率師而出。夜擊燕壘。大振捷音。燕人駭而奔退。立卒於鋒刃之下。幹卽凱唱而還。王悅。賜上廐馬數匹。金帛稱是。俄爲閹人所譖。曰。此皆陳立之功。非幹之效。王母何夫人聞之。曰。不必

身死爲君。未若全身爲國。卽賜錦衣銀帶。加錢二十萬。擢爲中堅尉。初。幹曾詣賀卜。卦成而謂幹曰。是卦也。火水未濟。終有立也。九二之動。曳輪貞吉。以正救難。往有功也。變而之晉。明出地中。奮發光揚。恩澤相接。子今行也。利用禦戎。大獲慶捷。王當有車馬之賜。其間小覲。不足憂之。行軍司馬路晏。曾夜適廁。有盜伏焉。晏忽心動。取燭照之。盜卽告言。請無驚懼。某稟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傳刀。卽匣劍而去。晏由是晝夜警惕。以備不虞。召黃生筮之。卦成。賀曰。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微辭。人有害公之意。然難已過矣。但守其中正。請釋憂心。晏亦終無患也。又贊黃縣尉張師。曾臥病經年。日覺危殆。良醫不復進藥。請賀卜之。卦就。黃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請停理療。五日必大瘳也。師果應期而愈。又數十年。師夢白鳥飛翔。墜於雲際。既覺。心神恍惚。召賀卜算之。賀卽決卦。慘然而問師曰。朝來寢息。不有夢乎。必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墮雲間。聲跡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已。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誨者。任襄城鎮將。曾夜宿郵亭。馬斷韁而逸。數日不知所適。使人詣肆而筮之。賀曰。據卦睽也。初九動者。應有亡失之事。無乃喪馬乎。勿逐自復。必有繫而送之者也。迴未及舍。已有邊鄙惡少。牽而還之。賀所占卜。皆此類也。時人謂之易聖公。劉巖曾詣之。生謂曰。君他日必成偉器。然勿以春日爲恨。初不曉其意。及老悟。蓋遲之謂也。

鑒誠錄

鬼傳書

何光遠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界。開掘古塚。取塼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

旗占得西南肖波塊。其塊卽趙畚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脚損缺。尙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曰。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其僕。使鋪排淨簾。焚香於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負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曰。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之懇。願面咨祈。乃持出一紙。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卽可見也。旣而細視之。果見文翰流美。徵古述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淒惻。因召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阜錢一帖。卽敢俸當。姜君遣僕立買阜錢。仍修迴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並已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闢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墓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章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鶚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聞也。其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讐。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埋沈於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爲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益。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畚墳闕。況畚禱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警。邂逅起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軀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鑒。特於萬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身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前定錄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性懷忠正，臨蒞端明，公事之間，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閣，怪之曰：卿爲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簿公訪及，有闕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狼忙驚起，披挂出院迎待，果是簿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誤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持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爲曲斷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卻不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非，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審知通明，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尙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熒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言亦前定矣。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宏實）本蒲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爲軍外子弟，年方十三歲，困寐於屋簷下，是月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自河飲水，俄貫於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也。良久，虹自天沒於童兒之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

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卽非真龍。乃蛟螭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子孽壽。當食血肉。爲生靈之患。倘敬信三寶。卽得令終。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於將領。同光三年。從興聖太子魏王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爲叛。堅守廣漢城。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令主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制夔州。復自寧江遷於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官崇。酷信三寶。遍於禪院。開轉藏經。然於理務之間。孽毒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鑒冤辱

梁朝彭城王劉中令（知俊）制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諸將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或曰。金神七殺。獨劉參謀曰。此冤辱也。古者囹圄之地。卽有此焉。昔王充據守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某遠祖記之。乃是冤枉囚人死魄入地。聚爲此物。凝結不消。縱鼓鑄不燃。浸沃不濕。刃之不入。擊之轉堅。經千百年間。而不腐爛。但於清夜致之酒食。許以申冤。當有黑氣衝天。不異豐城之劍氣也。此非吉瑞之兆。實爲竄逐之徵。公一一試之。皆如其說。遂復深瘞。尋易營基。後有拔城背主。奔秦之兆。亦由見怪之驗也。

求冥婚

傳言鬼神所憑。有時而信。故黃能入夢。不爲無神。豕人立啼。顯彰有鬼。蜀有曹孝廉。第十九名晦。因遊彰